

一样的辛劳值守，不一样的新潮炫酷 “脏苦累”的巡线工，也用上了无人机

灰头土脸、爬上爬下、烟熏火燎……在大多数人眼里，环卫工、巡线工、供暖工等工种“脏苦累”，而且越到年节越忙碌，“人家过年他过关”。今年春节前夕，一样的大雪纷飞，一样的辛劳值守，记者走近这群人，却发现他们其实很潮很炫酷……



电力巡线工用传统方式巡线。

电力巡线员彭星星 带着无人机去巡线

清晨七点，记者跟随国网长春供电公司巡线员彭星星来到将要巡查的高压铁塔下。头戴棉帽，裹着厚厚的棉衣，随身背着水壶和木棍。彭星星的工作就是游走于长春所有的66千伏以上高压铁塔间，用望远镜探查隐患。

“以前最怕的就是一些故障需要登塔才能检查。”彭星星说，夏天还好，每到冬天特别是下雪天，寒风凛冽，越往上爬风越大，塔摇晃得厉害还滑。一上一下要一个多小时。每次返回地面时，都是一身冷汗。“尽管有保护装置，但有时心里还是‘犯怵’。”

今天要巡查的高压铁塔有80米高，抬头望上去有点眼晕。记者正在想象他怎么爬上去，只见彭星星和他的同事周梁打开了一只箱子，拿出了一架无人机。黑色的机身，机上连接着六个螺旋桨，还有一个像照相机镜头一样的“眼睛”。

周梁将无人机放在地面上，操控遥控器上的按钮，伴随着低沉的轰鸣，无人机轻捷地飞到高空。彭星星则操纵遥控器，控制无人机上的镜头遍巡铁塔。不到20分钟时间，搞定。

“过去登一次塔就要一个多小时，我最高登过100多米的塔，当时让业内都赞叹，没想到现在动动手指就取代了。”彭星星班组的班长周海玉已经工作了21年，是当年的“登塔能手”，没想到现在被无人机“抢了风头”。

据介绍，除了无人机，电力检修现在还用上了绝缘子探伤仪、智能巡检机器人以及安防可视系统等高科技“神器”。过去很多需要人工登塔才能进行的检查，如今只需要操控设备就能诊断。

巡线结束后的彭星星给远在河南的妻子打了电话，还“炫耀”了他的新搭档——无人机。“尽管今年过年不能回老家，家里人也觉得遗憾，但听说有无人机代替人工登塔，全家人又高兴又羡慕。”他得意地说。

环卫工王福成一家 开着对讲机扫大街

腊月廿四，长春降了一场中雪。过去，东北的环卫工人最怕冬天下雪。王福成干了17年环卫工作，刚开始做环卫工作的头几年，长春下过几场大雪，积雪深处要没过小腿。那时候，王福成和工友们夜里12点就出门扫雪，整宿地用铁锹、用镐刨，再用小推车把雪运到集中堆放处。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东北深夜，不仅觉不出冷，反而浑身大汗。被汗水浸透的棉袄直接冻在身上，脱下来能直接立在地上不倒。

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雪还下着，马路上的“清雪机械队”就忙活了。中型雪滚车在前打头阵，两三辆车

依次错开，借助滚刷将路面积雪清扫至道路外侧车道。随后皮卡雪滚车对中型雪滚车遗漏的区域进行针对性清扫，再由“道路宝”将外侧车道的积雪收拢存储，转运至指定存雪地点。近两公里长、单向四车道的清扫路段，不到半个小时便可以全部清扫完毕。

“现在都机械化了，工作量‘小’多了。”王福成说，他的老伴、儿子以及女儿夫妇俩都是环卫工人，全家人经常开着电瓶车去清扫。女儿王丽娟说，用电瓶车收垃圾，效率比以前蹬三轮不知道高了多少倍。“比如我工作的建设路，蹬三轮一个多小时多走两圈，电瓶车轻轻松松跑四五圈。”

采访中，王福成的口袋里不时传出对讲机的声音，这是队里发的“新设备”。平时，区环卫保洁处的工作人员会开车在路上巡队，发现问题会第一时间在对讲机里向“班长”王福成“报告”。“比如哪里突发车祸要处理现场，甚至哪里地上有一张纸，也会随时通知我们找附近的人去处理。”

“条件越来越好。”王福成说。单位租用了一间大房子给队里做休息室，大家有了休息喝水的房间。他还给记者展示了一下新发的工作服：“这里可以挂肩灯，这个反光条反光材质相当优质，特别亮，还有安全警示牌呢。”

供暖工人申恩会 守在电脑前“烧锅炉”

在东北，没有比冬天供暖更重要的事儿了。在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房屋供暖总公司吉顺分公司，四台单台20吨黑色锅炉并排矗立，金黄色的火焰在炉膛内熊熊燃烧。

隔壁的控制室里，58岁的申恩会坐在电脑前，不时看一眼电脑上的数字。“这里显示黄色底色的数字都是可以设置的，例如超温设定、炉排转速、给煤量等等。”申师傅说，现在供暖锅炉都是电脑启停，自动化控制，再也不用“烟熏火

燎”了。

1988年，申师傅进入吉顺分公司。当时锅炉房里有6台6吨的手烧锅炉，上煤工要用小推车把煤推到炉边，再用铁把煤扬进锅炉。作为炉前工，申师傅的工作是蹲在热烘烘的炉前看火，根据火烧程度，判断炉温。一班8小时下来，他的纱布口罩都是黑的。当时，除渣工的工作环境更为艰苦，他们要跳进冷却的锅炉内把煤渣用铁铲出来，煤渣的温度有200度，炉内温度也有60摄氏度。

这样的工作一做就是十几年。慢慢地，锅炉房的设备开始更新换代，6吨手烧炉变成了10吨的半机械化炉，又变成如今20吨、40吨的机械炉。只要把煤卸到上煤口的巨大坑洞里，煤就会顺着传送带自动运送到锅炉房的锅炉内，燃烧过后的煤渣顺着排渣口自动排出室外。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收获的是越来越多的惊喜，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希望。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过去，环卫工用扫帚清扫大街。



供暖工正在抢修管道。

为什么农村一过年就出“新闻”



从去年春节期间的博士返乡日记，到今年春节前“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再到除夕夜“火”了的网帖“上海女孩见第一顿饭就和江西男友分手”，有人在问：农村，为什么一到过年就出“新闻”？

且不论“分手”网帖的真伪，背后是否有策划，网帖发布后引爆话题本身就反映了舆论对城乡差距的关注。在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农村承载了太多人的乡愁记忆，是很多人难以割舍的梦里故乡。从发达的国际大都市到中部地区的江西农村，落差引发的“逃离”话题，打到了痛点，挠到了痒处。

一次偶然的尴尬，反映的是城乡发展存在的巨大反差，不仅体现在一顿饭上，还有与其相关的一切：简陋的房屋、落后的交通、昏暗的灯光、脏乱的卫生……更有难以调和的文化差异——这些有关农村的刻板印象，依然在人们意识中将农村与贫困“绑定”。

消除城乡鸿沟，经济发展是基础。我国城乡差距客观存在，直面这种差距，就是直面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最大现实，需要有一份从容和包容。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

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同样在江西，既有亟待脱贫的山村，也有越来越多像婺源这样的美丽村落。这些乡村良好的自然环境、淳朴的民情风俗，既是“二元”的内容，也是“多元”的精彩。

广袤农村，为何近年来逢春节就出“新闻”？很大程度是因为在这个时段，人们才更多关注了农村“老家”。农村这块我国社会发展的“短板”，经互联网放大后，乡土中国的问题愈发沉重。

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短板亟待补齐，价值观念、精神文明建设亦刻不容缓。少一些情绪化的诘难和指责，多一些理性和包容，人们无须窥探隐私，更不要“人肉”。试想，倘若网帖晒的是像婺源这样的美丽乡村，网友又该如何评说？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脱贫不脱贫，难点是农民。可以预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城乡经济、文化的差异依然存在，种种纠结、惆怅仍将存在。社会需要正视这些话题背后的真问题，因为，正是这样一个“话题新闻”，提醒人们为家筑梦、家乡梦、中国梦继续努力。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项城:非遗不再“深在闺中人未识”



“真没想到我们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能在敬老院里听到熟悉的大鼓书和坠子书的声音，真让我们这些老人过了一把瘾。”孙店镇敬老院60多岁的老人孙国庆在听到大鼓书《小五义》和坠子书《王祥卧冰》后高兴之情溢于言表，这也是河南省项城市文化馆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节目“走进全市各镇敬老院”系列巡演中的一个缩影。

项城市是“千年古县”，多年来，积极争取国家、省专项保护资金130多万元，市财政拨付专项资金60多万元，全部用于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为全面掌握全市非遗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和生存环境等问题，该市分别于2009年和2015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两次拉网式非遗普查工作。综合运用文字、录音、录像、图片等各种方式，对全市非遗资源进行了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建立了档案和数据库，绘制了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布图，对濒危状况突出的非遗项目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体系和代表性传承人体系。

为了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摆脱“深在闺中人未识”的局面，项城市利用中国文化

遗产日、传统庙会、重大节日庆典等开展了一系列展演、传播活动。全市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共举办各类非遗培训班20余次，参加培训学习近千人次，举办报刊专栏13期，会同教育部门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5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演10余场。

作为中国毛笔发祥地的孙店镇汝阳刘村，近百户家庭400多人重新投入到传统毛笔生产销售中，整个毛笔生产制造业年销售额达1亿多元，实现了由小而散的家庭作坊式提升为规模化、市场化、集约化的企业化生产。省级非遗项目余家杂技艺传承人余余帅，投资4700万元，成立了项城市越野杂技团有限公司，2005年建成了项城市杂技艺术学校，占地38亩，是全国最大的民营杂技艺术培训学校，曾多次在全国杂技大赛中获得优异成绩。如今，汝阳刘毛笔、余家杂技已经成为在全国、全省的知名文化品牌。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项城的全面发展增光添彩。”项城市委书记刘昌宇说。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祠堂 乡土文化“活化石”

没想到罗霄山脉深处的湖南茶陵县一个山村，坐落着这样一栋引人注目的祠堂。

大年初一，很多村民都到祠堂来祭奉先人，祠堂门前残留着鞭炮燃放后的红色纸屑。

祠堂绿墙红顶，立柱翘檐。大门正中为赫红匾额“朱氏宗祠”，祠堂顶部书“五龙呈祥”四个大字，左右分别嵌写“人孝”“出梯”。祠堂正厅高悬“厚德堂”匾额，陈列朱氏先人牌位。两旁长联历数家族光荣，勉励子弟建功立业。

春节之际，穿行在湖南乡村的田野村落，经常可以发现一栋栋风格古朴的祠堂。这其中，古旧建筑不少，也有一部分为近年新建。朱氏宗祠是2014年落成的，相距不远的另一村刘氏宗祠，则是2015年底竣工的。

在湘东、湘中、湘南大部分乡村，历史上大多聚族而居，一村一姓，一姓一祠堂，或相邻数县的多个同姓村落，共同建筑供奉一个祠堂。这些祠堂既是缅怀先人之地，也是宗族公共议事场所。

作为乡村文化的活化石，祠堂正被纳入文物部门的重点保护对象。2012年，茶陵县严尧乡的“刘氏家庙”祠堂，被列为株洲市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距茶陵不远的湘东南汝城县，是湖南古祠堂保存最完整的县。这个人口不到40万的县，有姓氏近300个。全县现今还保存着据考证始于宋元、盛于明清的古祠堂710座。

春节是在外人员纷纷回村之际，也是祠堂募捐的好时机。就在春节之前，湘中的衡阳县曲兰镇邹氏祠堂内，举行了已经形成传统的冬祭活动。活动都由民间自发组织，周边数县数百同姓者前来参加。活动除了回溯历史、祭祀先人，还有龙狮表演、现场募捐，一位百岁老人和6位困难家庭得到了资助。

今天的乡村祠堂，还依然扮演着家族教化的角色。朱氏宗祠也是一样，只不过这些教化当中也开始打上时代变迁的烙印。祠堂庭中挂着一副楹联，上联“耕读为本，勤俭持家千秋颂”，下联“诚信创业，厚德传世万代扬”。

“祠堂凝聚着家族和村落的记忆，有记忆，乡村才有生命。”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陈文胜说。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WiFi 农村新晋“人气王”

大年初五一早，还在睡梦中的黄东就被两三个少年吵醒：“拜财神喽！抢红包啦！WiFi打开没有？WiFi打开没有？”

“没有关！没有关！自己关！”他说了两遍密码，然后迅速起床，拿着手机加入到了抢红包的“站队”中。

今年23岁的黄东是四川广安市兴隆镇樊池村一位退伍军人。去年11月底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装上光纤网络。“100兆，速度比有的城市小区还快！”黄东说，回到农村一点没有影响他的“互联网”生活。

“大家在一起娱乐游戏，彼此交流在城市打拼的见闻和故事，还建起了微信群，WiFi简直就是农村新晋人气王啊！”

而早在二三十年前，记者记忆中的“人气王”则是电视机。

1988年前后，记者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那个时候正在播放《射雕英雄传》。每天晚上，不算狭窄的房子里坐满了生产队的叔伯邻居。坐不下时，还有坐在房屋横梁上的，实在挤不进的，就站在门口听声音。人气爆棚，盛况空前。

村里的老人告诉记者，电视机过了，就是洗衣机、电冰箱、小轿车，哪家买了时髦的新电器，都会有人围观，有人借用。“现在是互联网了，我们老年人耍不来了，不晓得过两年又是啥？”

相对于人口稠密的成都平原，记者所在的村子处于广汉与什邡交界地，是一个远离城市的村庄。然而，从2014年开始这里就陆续有光纤进村入户。仅在记者所在的生产队，粗略统计已有10余户农民联通了互联网。

WiFi不仅让农民在春节期间也加入到了抢红包大战中，还逐渐改变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网购服装、家电，海淘奶粉、药品，通过互联网卖农产品，样样也不落下。

黄东告诉记者，等他办完退伍手续，也打算做“互联网+蔬菜”，把家乡的小菜卖到网上去。“我想只要线下产品好，加上线上推广，慢慢做，坚持做，肯定能把老家的蔬菜做出名堂。”

广汉兴隆镇是成都周边重要的蔬菜基地之一，这里水土肥沃，收完水稻之后，可以种两到三茬蔬菜，黄瓜、豌豆尖、茄子、莴笋等蔬菜销往全国各地。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